

## 征稿启事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舜华堂》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地理”主要是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最好附有相关作品的照片,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com。

## 儿时快乐的暑假

江初昕

儿时的暑假是在乡村度过的。虽然暑假里可以不用早起去学校,但我们兴奋得睡不着,还是很早就起来了。在暑假里,父母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也不是很严格,只要完成暑假作业就行。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不是下地干活,就是上山打柴,很少有空闲的时间。但我们也会忙里偷闲,偷偷背着自己的父母,跑出去疯玩。

我不用放牛割草,但也有自己的任务。每天早晨,母亲从菜园里采摘蔬菜回来就吩咐我来拣菜。我要做的一般是剥毛豆、削瓜皮、掐豆角等等。偶尔也会在菜篮子里,发现下面还有一个甜瓜或者两个西红柿,那是母亲为我准备的,对我劳动的奖赏呢。

上午,做两页暑假作业,就要提着竹簸箕去拾粪,那个年头,家家都把猪散养在外面。捡猪粪是个轻巧活,自然就落到了我们孩子的身上。我一手提着竹簸箕,一手拿着粪铲子,在村子的各个小径上来回寻找,只要不偷懒,能捡到满满一簸箕猪粪。有一次,我投机倒把,捡了一坨牛屎回来交差,父亲发现了,说牛粪没有猪粪肥田,但父亲还是夸奖了我,说我比别的小伙伴听话,那些爱贪玩的小伙伴,捡粪的途中还跑到别人家看电视,一不小心就弄丢了竹簸箕或者粪铲子。他们两手空空的回家时,就免不了其父母的一



顿树条子抽打。

暑假的下午时间总是很长,天气酷热,父母就不让我出门,怕我们晒坏了身体,长出满身痱子来。可我们那颗贪玩的心又怎么关得住的呢?只要有一个小伙伴来家门口叫上一声,我就想方设法地逃出去,实在开溜不了就只好等到大人们下田干活了再行动。其实,父母是知道关不住我们的,父亲出门之前,担心我要玩水,总会取出墨汁来,在我的小腿上做个记号。正因为父亲看管得严厉,才使得长江边长大的我至今没有学会游泳。

不敢下河玩水了,就跟另一些小伙伴去掏鸟窝,抓知了,都是很有乐趣的。当然,看电视的机会最多,每年暑假都有《西游记》看,而且下午连放四集。那时村子里才几户人家有电视机,我们远远的观看,生怕被他们赶走。天气炎热,小孩子们都不愿意穿鞋子,打着一双赤脚在乡村的石板路上追逐打闹,“噼里啪啦”的赤脚声在狭小的巷口响起,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天的晚上是最热闹的。吃过晚饭,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了。大家把竹床、躺椅和

凳子都搬到村里的晒谷场上,在有风向的地方燃起一堆锯末,用来驱逐蚊子。男人吸着烟,女人挥舞着芭蕉扇子,大家聚在一起家长里短的谈论着。而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躲迷藏、做游戏,追逐打闹着在人群中穿梭,银铃般的笑声在门前的晒谷场上空传扬。

最后没得玩了,就拿个玻璃瓶到田间捉萤火虫。我们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一只一只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亮着,我们拿着瓶子追逐,它点亮了乡村,也照亮了我们快乐多彩的童年。

## 岁月蝉歌



许永礼

夏日的午后,阳光像一面通体明亮的镜子,把万物映照出一片晃眼的灿烂。这样的午后竟然有风,由远处的天际掠过山林,树丛,徐徐而来。我落座在一把藤椅上,静观这山色与风声的舞动,仿佛看到青春与沧桑的轮回,便如同一位静默的老人,与他的孩子遥相凝望了。岁月就在这一刻幻作潮水,由记忆里蔓延溢出,一泻千里!

我听到了蝉儿的鸣叫。

蝉的鸣叫一声高过一声,带着些许午睡和童年的味道,把我的知觉与意念全部带走。依稀迷离之间,我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在家人一片酣睡的夏日午后,悄然拔门,出户,赤足踏步在烈日烘烤过的泥巴路上,却全然不觉烫脚。一定是少不了呼朋唤友了,叫上最要好的玩伴嬉戏在田垄,荷塘,瓜果园中。那时的风必定带着一股荷花或果园的香气,更有蝉儿躲藏在茂密、硕大的梧桐树叶间,嘹亮而高亢的歌声宛若遥远而清晰的梦境。

记忆实在是个奇妙的东西,不经意间,便定格下生命中的些许断痕与偶然。很多年以后,当今日的风蝉鸣与记忆的一切对接,夏季的风响仍然回荡着童年的音色。此刻,我站在书房的窗棂前,凝望这满山翠绿,聆听蝉声如歌,那个赤足狂奔,骄阳下裸泳的孩子已经不是我,他仅属于我生命天空中,一朵记忆的云彩。

曾几何时,我的心中装满疑虑,记忆中那个顽劣的孩子,抑或今日凭窗而立,鬓发已然斑白的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也许,他们都是曾经的我,也许,我再也不会是回到同一个人。一个人的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生命刻度没有可能重复。而蝉声依旧嘹亮,它穿透记忆两端的我,重塑并提示着这个夏日午后的另一个真实。

是的,如今聆听蝉声,感知夏日,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我们更愿意躲入冷气,闯进电脑,在虚拟世界里,依靠杜撰着假设自己的角色,虚构着季节的轮回;自然的一切被关了门外,我们用科技的手段,闭门造车。殊不知,远离自然便是远离了真实,这样的人生便愈显单薄与苍白……

有人说,蝉是一种自大的昆虫,因为它的俗名叫“知了”,而它的鸣叫声也是“知了,知了……”仿佛这个世界上,就没它不知道的事情。我却更愿意还原于事物的真相,在这蝉儿的鸣叫声中,我所体味到的是一种诗情的睡意,那是一种贴近大地的声音。

即便这虫儿果真有自负的秉性,我仍然宁愿打开我的窗户,迎来一阵清风,倾听一片蝉声的鼓噪……



## 梅雨潇潇入梦来

宋莺

春夏犹清,独爱夏日长,特别喜爱这浪漫清凉的梅雨时节。

梅雨时节,是天籁的节日。梅雨洗心,妙响涤尘。“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又是一年梅雨时,雨随心绽,境由心生,我在雨中细数闲情,听取蛙声一片,和知己一起听雨品茗,闲敲棋子,秉烛夜谈,枕着雨的浅唱,虫的低吟,鸟的呢喃,静听梅雨潇潇入梦来,如琵琶声声,“大珠小珠落玉盘”。

梅雨时节,是果的节日。盛夏的果实因雨的滋养而丰盈成熟,“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黄”,麦子刚回到粮仓,这梅雨就带着仲夏的体香翩然而至,红了荔枝,绿了芭蕉,“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在这生命最繁茂的季节,草木尽情畅饮催生万物的雨水,撑开一把把挂满清露,缀满果香的“绿伞”。当梅雨踩着梦的节拍,踱着舞步在我的园子里闲庭信步,如魔术师般让我种的葡萄如打



了气的气球一天天膨胀起来,如一串串风铃闪着晶亮的眸子,敲响雨的欢歌。这可爱的梅雨鼓起腮帮,吹开丝瓜一朵朵小喇叭,让被雨水灌满肚子的黄瓜也在雨中笑弯了腰。

梅雨时节,是花的节日。“鲋鱼出后莺花闹,梅子熟时风雨频”,水花绽放,吻开一朵朵夏花,金银花也和梅雨嬉闹

着,吐舌扮着鬼脸,龇牙咧嘴地笑开了花,潮湿而清新的空气中不时飘来栀子和茉莉的馨香。“墙头雨细垂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这调皮的梅雨不仅是催花天使,还是采花大盗,打落一地雪舞纷飞的夹竹桃,如零落哭泣的梨花化作春泥更护花。一夜潇潇梅雨坠,“荷叶田田青照水”,梅雨温柔

的手抚开莲荷清幽的梦,“过雨荷花满院香,沉李浮瓜冰雪凉”。一柄柄伞撑开花花绿绿的“莲”,在水中漂,伞下裙舞翩翩,绽开五颜六色的裙花。

梅雨时节,是梦的节日。我总爱静静地听雨,静静地做梦,一支妙笔如蚕吐着缠绵的雨丝交织成网,编织成梦,“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在时光沉淀的河床里打捞起缕缕发酵的往事,散着昔日的芬芳,和着这雨的伴奏,让我一饮而醉。

梅雨时节,是诗的节日。我总爱随梅雨踩着诗的韵律,踱着青莲的步子,流连于唐诗宋诗的芳径,在如水的素笺上铺展开平平仄仄的心事。我总爱撑一把油纸伞,独自徘徊在戴望舒的雨巷,如那个丁香似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凄清又迷茫。

“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这梅雨带来秋的气息和清凉,让我倍加珍惜,“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又让我感觉那颗鲜活的心仿佛还浸泡在春雨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等到梅雨过后,热浪翻滚,那时更会怀念这最适合做梦写诗的梅雨时节。